

經濟類編

九十三之四
人事道術



漢書門類			
三〇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一九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一一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四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三〇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一九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一一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四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40)
函號	366 7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二

淺草文庫

明 北海 馮 琦 著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 五

寬猛 八則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二

寬猛

而卒大叔爲政不恐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齊晏子復景公曰朝居嚴乎曰朝居嚴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

經源類編卷之十三
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其然後高也
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
而不入者哉

漢陳寵上章帝除苛政疏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
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
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
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率奉承
刑用法猶尙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
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
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
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
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晉胡威嘗諫時政之寬武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
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
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北魏主徵陸侯出爲懷荒鎮大將末期歲高車諸莫
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

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
必叛帝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召
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
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
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
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
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
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
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

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
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
故安史以來屢有行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
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
矣憲宗善其言

文宗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
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
乃已觀察使崔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
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
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
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奸非用威刑不

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剛柔

五則

齊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爲剛德猶不于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

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縱曰噫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噫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舌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縱曰噫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

經濟類編卷之十三
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蘇轍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于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

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執仇讐椎埋發塚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僭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厘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

漢之末而無紿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
 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
 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
 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
 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
 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于此而無足惟也是以
 天下之民惟無怨于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
 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
 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
 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

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疆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
 其智不足以與辨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
 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喜怒 二則

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邵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邵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韓非守道篇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



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
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
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
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
危殆

德怨 二十則

劉向復恩篇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
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
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
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
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
獸其名曰螾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
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蚤蚤巨虛蚤蚤巨虛見
人將來必負螾以走螾非性之愛蚤蚤巨虛也爲其

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螻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于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利門禍之源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噐者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今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
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
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
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并之送致諸竟

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
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
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
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造而退遂
自亡也

秦相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
黎侯而還及碓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

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
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
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
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
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
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
歸之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乃梁

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其讐以爲且奉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

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莖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值不敢徂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諸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師越國之衆以從軍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孫詠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

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
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
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
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
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
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
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
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
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
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
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
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
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
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
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
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
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

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歆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
 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
 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
 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
 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
 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
 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
 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
 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
 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
 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而甬句東吾
 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

德怨

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
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
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
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
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
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
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
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
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
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

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恠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

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



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二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

漢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曰日斬君盜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天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維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

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十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

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
 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
 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
 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
 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
 侯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
 國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殿直曲游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相屬

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
 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
 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待幸因進之至二千石
 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
 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
 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
 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

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

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人見日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

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也魏其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

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
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
軍得罪丞相與大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
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
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
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
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
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
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
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
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
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
 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
 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
 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
 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
 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

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因亦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
 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欺謾劾繫郡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
 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
 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



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
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患病不食欲
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
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
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
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
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
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
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
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
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博陽侯終饗其樂

蓋勳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良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北魏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從河橋西涉渡及兆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敬宗屢呼之不顧而去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

仁家鄉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歎服云實得金百斤馬
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
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
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晉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
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
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才協所輕耻恚愈甚乃陰與
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
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槍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唐太宗時李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
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
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
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
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太宗爲之擢弼爲中郎將
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高宗以大司憲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
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
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
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表異式往鞠之義府謂異式

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讐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讐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目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高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貧富 六則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二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

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輿馬之飾寧心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

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累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栢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
難而離相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
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
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
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
賜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
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
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
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
有言我乃逃禍非避福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
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
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
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
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憂樂 二則

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旣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旣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旣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旣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

毀譽 四則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聞誹譽

之情矣

漢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唐韓愈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

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

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

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

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
理歟

宋王回毀戒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
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
者更身質之以斬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
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
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
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
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
耳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
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
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輕重 二則

呂覽審爲篇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

所以養害所養杖節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必有天下君將攬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木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善類矣

魏尅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南七尺之軀也而君之

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曰不道自親', '限疎味', '臣食之', '紫之衣', '親庶民', '更制練帛', '管仲相齊', '之家曰', '尊矣然而']

奢儉十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雖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

備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
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備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備下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
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
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
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
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
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
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
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
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
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
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
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
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
必及之是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

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
侈焉不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秦侈
焉不可以事二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
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
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
二年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
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
食說婦姑者以織紉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
也公平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秦穆公閒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
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
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
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
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
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

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噐而建九傲噐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化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

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墨子辭過篇 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土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

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恠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其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

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裯
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
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
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而
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
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
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
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
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
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則以
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
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燠之情也
單則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
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
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
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
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
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增氣充虛
疆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大國累百噐小國累十噐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
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饅人君爲飲
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
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
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
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
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
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

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
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
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
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表多則刑罰深刑罰
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
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
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
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
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
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

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怨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利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傅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 臣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王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在不難矣

晉

漢章帝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
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
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
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
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
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
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
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
猶宜加以勦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
不臣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
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况於
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

經濟類編卷九十四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馬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一

道德 道術 道訓 淑真 安身 併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
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
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司馬遷老莊申韓傳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
化於無窮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
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
老子深遠矣

賈誼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
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
入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牯如竊膏
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
神光輝謂之明巖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
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卑離狀六
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

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辯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操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

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凝而爲德神
載於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
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
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
德潤故曰如膏調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
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
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
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
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
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
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
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
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
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
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
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
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
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譬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
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
因載於物形故譬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

道始調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
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
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
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
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
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
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
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於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
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弗失則有道矣得
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
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
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
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
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
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
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
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
者體德禮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
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
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修德

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寫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喻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道術篇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備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向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兩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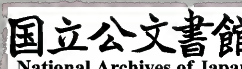
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
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
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
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
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
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
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
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
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
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

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
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
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
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
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
嫚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
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跖據當不傾謂之
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苑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
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
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

以已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無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悽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整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色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歛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啣餽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窺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為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儻反儻為野辯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悛

經義類編卷九十四
謂之敢反敢為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
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
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
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劉安原道訓 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
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
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
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
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
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忝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
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
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
實出於虛天下為之罔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
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
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
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
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
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
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



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
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
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
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
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察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
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
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
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
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
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
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
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
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
不逮處小而不過處大而不窺其鬼不躁其神不燒
湫溲寂寞爲天下臬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
往而復反近調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
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

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
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
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
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
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
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
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鷓鷄之
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
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
戰而懼得道而祀聖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
故其爲懽不忻忻其爲悲不憒憒萬方百變消搖而
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
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
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
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
絃席旃茵傳鹿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
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
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
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

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
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
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決于骨髓不
畱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止於中不止
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
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
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
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
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
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

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情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
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
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畫文章也亦
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
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
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
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
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
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

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潭海裔馳要褻建翠蓋日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即奇麗激於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洄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

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瀼瀼浸潭菰蔣道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泮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

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
 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
 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
 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助久而不渝入火
 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憊
 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

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
 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
 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
 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
 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
 矣今人之所以眩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
 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
 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



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
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
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
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
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
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
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
而躓蹈于污壑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
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
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饜多欲之人漠然於
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
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
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
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
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而用之其縱之
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
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淑真訓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
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
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
成形狡滑鈍僭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
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
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于寒暑燥
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
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犒狡狗之死也
割之有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旣者其神漠是皆
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
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

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捨衡杓之氣
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
西舍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
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
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
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
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
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
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
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

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
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
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
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
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
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鈞仁義爲餌
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
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擲挾挺桐世之風俗以摸
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
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

撮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
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
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
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
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
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
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
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翫之一毛無所槩於志
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
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

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循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

神居之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夫疾風敕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蝨蟲適足以翱翔夫與蛟螭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園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

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
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
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
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
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
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
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
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
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
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
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圭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
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
之於弗用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
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
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今
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
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
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潛尼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
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
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
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
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
造于義不虛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則能免或擊之
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始言不從則恃交不審
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
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

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
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
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
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
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
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
熾于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
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
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鴛鴦希奔
放之跡鈔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

誹謗噂喏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伎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出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

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調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調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調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綉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

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有能志
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
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
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
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
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
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
志虚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
外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
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
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
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
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
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
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
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
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
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
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

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養生 十一 則 精神併

莊周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
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
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休
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運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非精神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

謂後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
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
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
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
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
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
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
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
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
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

不克無不克本于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
易勝敵則無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無天下
而還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
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呂覽本生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
天之所生而勿櫻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
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
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
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
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
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
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
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
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憊已聽之則使
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憊已視之則使人
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憊已食之則使人瘖
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
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

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
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
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
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
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
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德之人貴
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
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
之曰裕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

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
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

重已篇 倖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
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
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
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
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
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
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

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
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
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
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
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
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
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
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
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
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
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
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
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
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
不燂熱燂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
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
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
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醴也足以
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

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生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

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

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茅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
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
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
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
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
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
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
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
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
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
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
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
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
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
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
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
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
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

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篇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

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

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

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

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

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

每動爲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

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

祖猶不能爲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

爲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讐，意氣易動，蹶然

不固，矜勢好智，胃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

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

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

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

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

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

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

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

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

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盡數篇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辯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

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夙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揭，爲聾處目則爲矇。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脹，爲府處足則爲痿，爲癭。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腫與癭人甘

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疔
與區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
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
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
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
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
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
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劉向敬慎篇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
讒諛亂正心眾口使意回憂患生于所忽禍起于微
微汗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
幾何夫微倖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
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
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于人則稱為君子名聲
常存怨生于不報禍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處不困
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
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謂要道也
劉安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窕冥
冥芒艾漠閔頽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
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

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
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
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
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
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
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
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
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
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

陽冲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

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

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

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是之方也象地天有

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口人亦有四支五藏九

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暑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

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

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

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

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亡星失其行州國受殃
 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銘印其章光愛其神明人
 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
 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
 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慾省
 矣胃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
 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
 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巧則通通則神神則
 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

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爭有求之於內
 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
 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大孔竅者精神之戶
 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
 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
 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
 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
 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六達而無誘慕氣志虛
 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六盈而不泄精神內守
 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

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以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以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八人之所以不能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常清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

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其殺我也不疆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

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
 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
 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
 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
 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
 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
 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
 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
 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
 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
 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
 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
 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
 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天精神之可寶也非直
 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
 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
 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
 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覓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
 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
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
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
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
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
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
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
所之渾然而往逮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
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
而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
放以道爲紉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
而物無能營廓倘而虛清淨而無思慮天澤焚而不
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
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
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
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
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
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
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瞑太宵之宅而覺視
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

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
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
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
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呬呼
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
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
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
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
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
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化者
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
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
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
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
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
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
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斲珍怪奇味
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
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蠖蟻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獨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

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于變萬珍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

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是虛也故通許由

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虛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芻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

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筭筭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而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跣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米之疑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米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

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
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
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
訓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
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
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
而忘賤安德而志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
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
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
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

禁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教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
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
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蒞於衛子
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故子夏見曾子一矐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
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矐
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
靡之樂直宜迫性閑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
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

系濟類稿卷九十四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
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
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
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
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
盜心哉越人得彘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故知其無所用貧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
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
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
鍾之賂而亡其國虐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
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
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
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
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
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
去火而已矣

晉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溫嶠與侍臣表
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
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

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
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嗇養精神願身於
清簡之宇畱心於虛壙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
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
息無所爲慮

稽康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

立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
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
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

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道養得理以

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
而愧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蹶然思食而曾
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
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體猶
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
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

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畱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腹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松而不斃虎險而瀟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芬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清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

寒所灾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
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
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
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
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
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
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
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出其力

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
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壑顯報者或抑情
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
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自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
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
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
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
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
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索
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
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
可與美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達生 五則

莊周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
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
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快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與八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

言責之實也吾將爲實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

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
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天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
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
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水漿其堅不能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呿然大也 曰爲其無用而楮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宋 八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
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
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匏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
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

教者東西踈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
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
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漢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
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
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
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
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
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
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
之靈可以不收乎

唐盧思道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
言也余年近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
著茲論因時事云爾罷群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
項盱行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德人者有生之最靈
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
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
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慕孔門之游夏詞
窮歲月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
驕無愠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嘿之際何其容
也下走所欣美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力

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
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服膺教義規
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纓受署韁鎌仁義籠
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于倒置憂勞愬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貴高華旣致嫌
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
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蟲惜春蠶鴟
悵腐鼠同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
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
季不遇休明俛脰就鞅跼蹐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謚郭槐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池魚耳聽惡
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歛笏昇
階汗流浹背蜀客之踵躋焦原比茲非險齊人之手
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
落雞田之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
役蓋其小小者耳當今運祚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
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耻狗幽憂卞隨務
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還不獲
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還飛不虧渤
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

戶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
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霜體
途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
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
已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
甲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雁
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斧斤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
其弱質顧人事之殞落軼路之遭危立冬修夜靜言
長想可以累嘆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
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

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
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棄周任
之格言悠悠遂古斯數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
子爲讓之風縉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
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阜蓋填閭實之
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笑言
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
文馳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
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謀五侯之貴將起向

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
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
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濶步結侶棄廉公
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斃
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
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少乏藝服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罔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
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
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飲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
時宰不之責末俗嗤鄙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

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
無擔石不齎一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
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
邕熙風力土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
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
衣簪附黨北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跡礫石
變爲珪瑜莠莠化爲芝蘭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恣
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
乎

駱賓王答員半千書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

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
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於
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
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爲魚也
潛碧海泳滄流沉鯁于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
而濠魚并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
羽恣飲啄戢翼于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
鳧隻鴈自以爲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
萬振鬣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于槍榆在藻資江濶
涓流之水俟窟堞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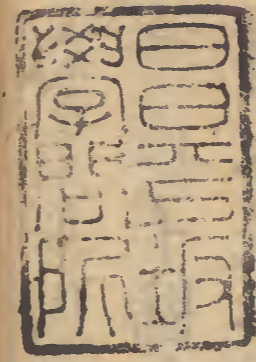
擊水搏風之適焉宋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
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
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
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
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袞愛憎毀譽之
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
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之物悟榮貴非作力
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
交養聲利于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于岐路阮
籍休惕于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
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
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勞矣
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卷九十四

五十五

文部省
第六十四

三



日田縣
文部省
第六十四
三

